

目 录

第四軍参加第四次长沙会战经过	陈宏樟(1)
抗日战争时期第一次粵北战役	卜汉池(12)
有关第一次粵北战役的一些回忆	梁世驥(28)
第二次粵北战役	黃 涛、林伟億、邓洪焜(31)
記韶关战役	李 振(36)
粵北乐昌战役回忆	林廷华(39)
惠博淪陷亲历記	鍾凜之、吳 益(46)
国民党在海南島进行反共內战的回忆	林蒼材(57)
王毅屠杀海南黎苗民族的暴行	梁秉枢(76)
陈汉光对海南少数民族的血腥統治	何凱詒(80)
1943年潮汕旱灾见闻	吳华晋(87)
蔣帮在馬來亞新加坡迫害华侨情况	胡一声(97)
陈济棠办糖厂经过及其真象	冼子恩(107)
关于馮銳之死	李洁之(131)
宋子良与西南运输处	慕 予(136)
史延程与广东司法	莫擎天(150)
辛亥革命后寓居香港“前清遺老”的种种活动	伯 子(160)
戏班和戏院(粵剧史話之二)	刘国兴(173)
补充訂正:	
对《广东文史資料》第八輯一些文稿 的补正	陆丹林(216)
关于《清末連州教案始末》的补正	陈占标(219)
对《我所知道的李福林》一文的补正	陆遜翁(221)
正誤表	

第四軍参加第四次长沙会战經過

陈宏樟

一、会战前的情况与薛岳坚持死守长沙的目的企图

日寇自从在东南亚各战场失败之后，海軍損失惨重，企图打通中国大陆走廊，撤退它的残兵敗卒，于是出现了粤北、长沙、衡阳、桂林、柳州等会战，1944年5月7日至6月底的长沙第四次会战首先爆发，我方从1940年冬第三次会战以后即有所准备，当时判断日寇必将再犯长沙，三年多来会战方案一再修改，中央軍事將領对死守长沙問題意見分歧，包括參謀总长何应欽，副參謀总长白崇禧等，尤其是白崇禧反对最烈，曾和九战区司令长官薛岳劇烈爭論。白的主张要放弃长沙，固守衡山，在淞水以南与敌决战，他的理由是衡山地形有利于我，可以固守，长沙地形不利于我，如守长沙不但不能确保，反要消耗大量兵力。影响衡山，衡阳也要放弃。薛岳的意见相反，他要固守长沙，在淞水以北与敌决战，他的理由是：长沙有光荣历史，一、二、三次会战給敌以沉重打击，可保洞庭湖一带粮棉产区，使粮棉不至資敌，如放弃长沙則一带产粮棉的地区尽入敌手，我們給养更为困难，因薛坚持他的意見，白等只好放弃了自己的意見。

上述两人的理由表面上，似各有所见，但骨子里却各有打算的。白与薛两人素来存有很深的矛盾，他們两人的斗争

也反映了桂系和陈誠派系的斗争。薛岳是属于陈誠派系的，对陈誠忠心耿耿，白与薛两人的互相倾轧，随处可见，1939年的广西昆仑关战役时37集团军总司令叶肇不服从白的指挥，白向蒋介石报告企图置叶肇于死地，将叶肇扣留准备枪毙，而薛与粤系将领力保始得倖免一死，判处徒刑，及薛在第三次长沙会战大捷，后乘机电蒋调叶到九战区戴罪立功而被释，薛任他为湖南省干训团代教育长，使白更为痛恨，这次白阻挠薛的保守长沙计划，主要也是为了打击陈系使薛不能再来一个所谓“长沙大捷”。

薛岳要坚持死守长沙的真实用意是：自从长沙第三次会战胜利后，声誉和实权都得到了，因此更刺激了他的野心。党、政、军大权集于一身，但感到自己嫡系部队很少，几年来所指挥的除第四军外，都是别人的部队，自己实力不能起重要的作用，他当上了九战区司令长官，地盘虽然拥有湖南、江西两省和湖北一部，所辖部队有三个集团军，第十八集团军孙度，第二十九集团军杨森，三十集团军王陵基，六个军，第99军傅仲芳，第20军杨汉域，第37军陈沛（后罗奇），第72军傅翼，第四军张德能，第十军方先觉，（后配属中央战略预备部队，仍驻九战区），还有鲁道源的军（58军），共约22个步兵师，一个炮兵旅，（炮兵第三旅旅长王若卿，当时全国只有七个炮兵旅）一个工兵团，两个特务团（战区一个，省府一个），实力相当雄厚的，虽然有这浩大实力，然而嫡系部队是不多的。除第四军外，第三十七军可作准嫡系，在这方面薛曾经作过一些收买非嫡系部队工作，1940年第二次长沙会战时，第十军在湖南的湘阴金井一带作战犯了错误，当时的第十军军长李玉堂，和该军预十师师长方先觉等受到撤职处分（蒋介石在南嶽开检查第二次长沙会战战果

會議，決定給李玉堂等撤職處分），由於二次長沙會戰距第三次長沙會戰只幾個月時間，薛為了收買第十軍為自己的心腹隊伍，以戴罪立功為名，給第十軍軍長李玉堂等一個人情，叫他們守長沙。他們為了要洗脫自己的罪名，當然樂於接受守長沙的命令，那時李玉堂確出過相當大的氣力，日夜親到陣地指揮構築城防工事等等，為薛所贊賞。又在此時中央派鍾彬接替李玉堂的軍長職，因為長沙緊張，鍾不敢前來長沙，却打電話要求派參謀長往衡陽接他到長沙接事，薛不答應，要等到會戰結果後才許辦理交接，給李玉堂賣個人情，因此李玉堂等在長沙第三次會戰勝利後，不特沒有受到撤職處分，反而升了官，遺下的軍長缺給該軍預備第十師師長方先覺遞升上（方本來也是和李玉堂一起受撤職處分的），李玉堂給薛挽救了，有一個時期很聽薛的話的，到了方接了第十軍軍長後，才逐漸變心，這是薛最痛心的事，常常罵方先覺靠不住，薛經過這一打擊後，認為只有擴編自己的嫡系部隊是最可靠的，而創造機會，建立戰功，更認為是擴充嫡系部隊的條件。因此堅持死守長沙，堅持要給第四軍擔任保衛長沙的主要目的，也就在此。薛除企圖擴編嫡系部隊和收買非嫡系部隊以外，對政治宣傳方面也做了很多工作，如在長沙長官部每星期一舉行紀念周後必緊接著來一次對幹部訓話和講解“孫子兵法”堅定幹部對他的忠心馴服。為標榜自己的功績，曾搜集二、三次會戰時日寇遺留下屍體骸骨數百具在長沙南門外新開鋪，雨花亭附近筑有“倭寇萬人塚”，形同小山，題有一些詩詞對聯，表揚自己在長沙三次大戰的功績。除此之外，還編了一些劇目，如“戰長沙”、“精忠烈傳”，用粵劇、湘劇，各種戲劇形式到各地演出，欺騙群眾，演出時最令人捧腹的是“戰長沙”一劇，此劇以古裝殘

出现，塑造薛岳的形象，穿起盔甲、挂鬚，一如宋代时岳武穆，塑造参谋长吴逸志的形象，穿八卦袍，手执鹅扇，戴四方巾帽，一如三国时代諸葛亮，光怪陆离丑态百出。除此之外，更将长沙城内的东长路改为“伯陵路”（薛的别字叫伯陵）。薛常以岳飞自命，字学岳飞的字体，每到一地必亲自书写“精忠报国”四个大字作正門横額，当时湖南民間流传两句話：“拥护薛长官，打倒薛主席。”从这两句話的第一句，看出湖南群众爱国热情，憎恨日本鬼子，从第二句話可以体会到湖南群众憎恨国民党的官吏，薛为了爭取湖南群众对他拥护，曾說：“他是湖南人，他的祖先是湖南于××年間迁到广东坪石九峰山落籍的”来博取湖南群众和一般湘籍干部对他的拥戴，此外还极力靠攏陈誠，极尽其卑躬屈膝之能事，事无大小，均請示陈誠，甚至很小的地方都注意到，有一次我和他拟了一个給陈誠的电报稿，在对陈称呼上写为“六战区陈长官薛修兄”（陈的别字叫薛修），薛立即亲改为“长官陈”，可见一斑。

二、长沙会战的軍事部署和市区的战斗經過

1944年夏日寇大举进犯长沙，薛岳初时的想法是：“大好机会又到来了，”三年来的幻想可以实现于今天，早就希望有朝一日要給他的嫡系部队——第四軍一个机会来立下丰功伟績，以便乘机扩編，怎知过去是称“鉄軍”的第四軍很不爭气，使薛的宏图大計尽成泡影。

五月初旬得到情报汉口岳阳間敌軍运输繁忙，似有进犯模样，五月十五日晚上又相继接到湘阴前綫，滨湖督察站（战区在前綫后方各地共設有十来个督察站）和重庆軍委会发来軍事情报，大量集結在湘北、通城、平江之敌，十四日

向南移动。证实日寇开始大举进犯，薛即临夜召开会议，会议开了一个通宵，决定了依照原计划部署重兵固守长沙，疏散长沙物资，长官司令部迁移驻地和组织前进指挥所等问题，同时下令从十八日起限令三天将长沙物资全部疏散完毕，百姓也不得留在城内，否则以奸细论处，为了势在必守，打一个比第三次会战时更漂亮的仗，除在外围用作侧击的部队不计外，单用作担负守城任务的有：第四军所属三个步兵师，军长张德能，59师师长林贤察，90师师长陈侃（原本薛岳之二弟薛仲述已奉命接该师师长的，因他往印度受训，长沙会战时，始返抵衡阳，未及接事），102师师长陈某（我忘记他名字），炮兵部队有：炮兵第十四团一个营，机械化15公分口径榴弹炮六门，炮十二团一个营，俄造7.62公分口径野炮十一门，炮一团一个营，德造卜福式7.5公分山炮十二门，第四军直属山炮兵营，美式7.5公分口径山炮十二门，炮五十一团一个连3.7公分战车防御炮四门，连同其他大大小小的火炮，共约五十余门，火力相当强大，还配有工兵若干营。为加强指挥机构，还派司令长官部代参谋长赵子立随带特务营一营，坐镇长沙，将炮兵第三旅组成九战区炮兵指挥部，指挥官王若卿，参谋长陈宏樟，统一指挥长沙炮兵，集中运用炮兵火力协同第四军防守长沙。最奇怪的事，代参谋长赵子立，炮兵指挥官王若卿和第四军军长张德能是互不统属，但三人共同负责防守长沙，谁也不能指挥谁，论职位以长官部代参谋长赵子立为最高，但年龄比较轻，军校六期，陆大九期，论资历以炮兵指挥官王若卿为最老，王是保定军校第八期，与陈诚同期，同为炮兵科的，当炮兵旅长很久（炮兵以旅为最高），论实力以军长张德能为最大，掌握了一军实力，他是云南讲武堂15期的，三人互不

相訖。

薛作上述部署后，他本人率领长官部轉移至湖南茶陵、安仁、耒阳、后期轉至郴州、桂阳去了，当时薛除将他轄下的所有兵力进行投入这次会战外，还企图将駐在九战区而直属中央的战略部队第十軍（方先觉軍）投入这次会战，后为白崇禧反对，未果，会战失败后薛对此非常埋怨。直至1949年8月我见到他时，他对此事，还对白非常痛恨。

长沙城自1940年冬第三次会战以后，有三年的安靜時間，人們都以为日寇不敢再犯长沙，百姓紛紛回城經商，物資积聚日多，交通工具（主要是船只），已为第四軍預先征調控制，在短短的限令三天的時間內，是沒有可能将全城物資全部疏散的，第四天，（5月21日）則禁止百姓进出长沙城，并逐戶清除躲藏城內的百姓，加以驅逐出城，城內百姓遺下的物資使到防守长沙的第四軍垂涎三尺，第五天以彻底疏散物資，免除資敌为名，竟把搜集起来，由該軍副官处将准备留作战时使用的船只，尽作裝載物資向后方运走，单从城內八角亭各綢緞商店搬走呢絨、綢緞、布匹等不下十船之多，其他物資不計其数，初时預計將搜括得来的物資用船运至湘潭，轉装火車南运，长沙至湘潭仅45公里，本来船只在湘潭卸下物資約两三天就可赶回长沙，对軍事使用并无妨碍，公私可以两便，怎知湘潭至衡阳的一段鐵路奉命破坏，当載运物資船只到达湘潭时，因无火車南运，不得不原船再向衡阳駛去，后来不知怎样直至长沙失陷，还不见有一只載运物資的船只回到长沙来，长沙与岳麓山中間且隔着水陆洲和牛头洲，等于两河相隔，只剩下三几艘破烂小船作为两岸交通工具，給后来无法作兵力轉移鑄成大錯。

关于保卫长沙兵力配备問題，九战区代參謀长赵子立

(赵原是参谋处长，因参谋长吴逸志上书美国总统罗斯福不通过中央许可，被蒋介石撤职查办，以赵代参谋长的)，第四军和炮兵指挥部三方面，曾于薛岳离开长沙的第二天，即五月十七日在湖南大学内，关于兵力配备和步炮协同作出具体实施举行过一次会议，综合各方情报，对敌情判断意见都是一致的，大家都认为敌这次进犯会吸取一、二、三次会战时的经验，可能使用兵力比前强大，直接进攻长沙的可能，会使用两个师团以上，敌人的主力方面，过去三次是从湘阴、浏阳等方面来的，这次改从河西岸进攻，直扑岳麓山亦有可能。河西岸是湖沼地带。不能运用大兵团作战，可能性少，仍以湘阴、浏阳方面的可能性较大。但河西岸会有佯攻，或配合一部分装甲汽艇助攻骚扰。敌情判断虽然取得一致，但对兵力配备的意见则不一致，争论剧烈，张德能要死守长沙城，照原计划将兵力重点布置在城内，赵子立和我们的意见，则不同意把主力放在城内，应摆在河西岸的岳麓山，因为岳麓山与长沙城两岸对峙，地势高（岳麓山标高350公尺），长沙城地势低，不利于我，岳麓山是长沙一部分，纵使长沙城失守，而保存岳麓山也不算长沙失守，如岳麓山失守，敌可居高临下，长沙城必不可保，而张德能坚持他的意见说：“这是薛老闾所指示的，长沙城失了，还有什么搞头。”其实我们的意见也是为了自己打算，恐怕长沙城失陷做了瓮中之鳖而已。争论之下，始终无法将分歧意见统一起来，因此只好步兵方面依照张德能的意见去部署，炮兵则依照我们的意见去部署，张将两个步兵师（59、102），布置在长沙城，（河东岸）一个师（90）布置在岳麓山一带（河西岸），炮兵依照炮兵指挥部的意见，将口径比较大，射程远，运动困难的炮种布置在岳麓山一带（河西岸），

將口径比較小，射程短，运动容易的布置在长沙城附近，兵力約占三分之一。第四軍軍部初在河西岸的小望城坡，兵力布置后移駐城內坡子街，中央銀行內，那里有坚固的防空室，赵子立和炮兵指揮部則設在岳麓山的湖南大学內天然防空洞內与第四軍軍部相隔一湘江，到了六月十三日上午获悉：①渡过汨罗江之敌，十二日一部企图渡过浏阳河，主力强行渡过湘江，番号为第三师团。②在洞庭湖南岸方面之敌十二日抵达益阳县城东門，又另一股正向宁乡北滄水鋪进犯中。判明了日寇主力由湘江西岸进攻长沙时，张德能才发现自己部署錯誤，想将原布置在长沙城的两个步兵师中抽調一个轉移至湘江西岸岳麓山来，此时使张最感棘手的：①沒有船只，因載运物資去了的船只还没有回来。②不知抽調59师轉移好呢？还是抽調102师轉移好呢？因为102师师长陈某，原是貴州部队，但张意是想抽調59师，又恐怕抽去59师，留下102师守长沙城为陈所疑忌，輕彼重此，迟疑不决，連日来敌机轰炸，到了最紧急六月十六的一晚上，敌人开始对岳麓山炮击，长沙城南距妙高峰九里的紅山头亦为日軍迂迴占领，张才决定抽調102师渡江，抽調的部队遺留下来的陣地交由59师接防，由于匆匆下达命令，指示不够明确，使到有些連营疑为退却，不待接防部队到达，就撤离陣地，整个师陸續到达灵官渡、大西門、小西門等渡河点时，因渡船缺乏，一齐拥在那里，弄得水泄不通，秩序大乱，第四軍直属美式山炮营也就挤在那里，准备渡江，还未渡过，由于使用小船渡江，一个連也要分几艘小船載运，及至天明被占领紅山头的日軍发觉，用机枪扫射渡江部队，此时秩序更乱，未渡的爭相搶渡，甚至开枪互射，已渡的由于无人指揮，不是进入新陣地，而是沿岳麓山至衡阳公路退却。（岳

麓山至衡阳公路还没有破坏)。

三、长沙失陷狼狽情况和张德能之死

当晚(六月十六)第四軍軍长张德能約深夜二时带了几个卫士乘电船由小西門繞过水陆洲渡江，电船駛近河西岸的湖南第一紡織厂附近，为占領該处伏击敌人装甲汽艇的炮五十一团，两門战車防御炮兵，喝令停止，不应，险些将张德能所乘的电船击沉，张到了湖南大学时已四时左右，沒有处理問題，可能疲劳过甚，便酣酣大睡了，及至天明后有人报告：“渡江部队已向衡阳退却了”，张聞訊大怒，匆忙跑出湖南大学門前轉湾的公路上，大叫：“統統回来，不回来，我枪毙你們。”但沒有收到效果。

留守长沙城的一个师，看见紅山头已为敌寇占領，到了晚上(六月十七)也自动向浏阳方向突围撤退。有小部未及退走的，十八日在城内与入城的日軍作零星战斗，至下午全部轉入敌手。

炮兵方面：在正在渡江部队退却的6月十七日早上八时，炮十四团第一营观察所发现敌占領松花岡西北角，并一股敌人約百余窜进岳麓山西北側半山腰上，快要迫近指揮部，在急忙之际，赵子立派了他随带的特务营由炮兵协助，前去消灭該小股敌人，无結果，情势更紧，敌漸接近，炮兵陣地无法发射，頻頻接到炮兵部队打来電話請示处理，誰也不敢下令撤退，誰也不敢下令破坏武器，只答复：“必要时，权宜处理。”眼看不能挽救，各人相继撤退。长沙就是这样糊糊涂涂的情况下弃守的。

現在我們再回溯一下整个会战經過：这次敌人使用在九战区的兵力是六年来最大的一次，約共七个师团，第三十

三、第十四、第六十八、第一一六、第四十、第五十八、第十七独立旅团。而我们投入这次会战的共七个军，99军、20军、37军、第四军、58军、72军、44军，兵力相等，装备敌亦不能占优势；三年来前线交通彻底破坏，犁田灌水，使敌重兵器无法使用。苟能指挥适当制敌机先，长沙是不会轻易失守的。薛的作战方略，是以长沙为据点，确保长沙，在汨罗江一线迟滞并消耗敌之相当兵力后，诱敌深入，至淞水以北一带地区，由东向西将敌压迫于湘江河畔，而歼灭敌人。将原守湘阴的37军（95D、60D）及原布防归义、新市、长乐街的20军（99师、69师）在汨罗江之线担任迟滞消耗敌人后转至淞水一带布防，会同由江西沿浙赣路北侧向西进击的58军，及沿浙赣路南侧向西进击的44军，在淞水以北地区歼灭南犯之敌。但20军及37军在汨罗江一线战斗，仅迟滞敌人五天，便败退下来，支离破碎溃不成军。5月22日日寇渡过汨水继续南犯，6月16日敌占株州，并一部分进抵淞口，58军于6月17日在醴陵以北地区为敌包围，18日醴陵失陷，44军侧背受敌威胁，向后撤退。同日（18日）长沙失陷，第四军也溃不成军。于是薛岳的歼敌计划全告失败。除44军比较完整外，其他各军均已无战斗力。

6月1日至15日汉寿、益阳、宁乡相继失守后，99军也溃不成军。从五月十七日敌向新墙河发动进攻，至六月底止，仅45天结束了长沙第四次会战，被敌各个击破，损失了六个军战斗力。

现长沙陷落不仅仅是长沙一隅守军的失败，而是第四次长沙会战整个战役的失败，薛岳作为会战的指挥负责人就不能不負主要责任。

长沙失守后，国民党中央追究责任，赵子立、张德能、

王若卿三人誰为守长沙主帅呢？薛下令时沒有明确，三人以互相协同的关系出现，赵子立似以最高顧問形式出现，王若卿以步炮协同出现。因此，如果长沙胜利，則互相爭功，现在失败，則互相推卸責任，互相指責。为了洗脫自己的罪咎，各人尽量摆情况。赵子立供詞中最主要的一段摆了当时长沙情况后，說：“我曾几次如何如何建議，张沒有听我的話。”张德能听了这話很神气地应声說：“我为什么要听他的話。”于是主要責任落在张德能身上，而被判处死刑。步兵师长被扣留，赵子立、王若卿和我被撤职，炮三旅番号被取消，炮兵营长以上也受到处分。

当时，薛为了企图洗脫自己的罪責和保存第四軍番号及张德能的性命，迁怒該軍副官处，將处长潘孔昭以下軍官枪毙了好几人，但沒有收到效果，才催促张德能到重庆报到。据当时九战区兵站分监魏鉴賢說：当时薛岳叫张德能往重庆报到，张犹豫不肯前往的。后来白崇禧也催张前往，并担保张不会有事，张始行。并終不免一死。这次张之死，完全是替薛岳死的。

广东省参事室供稿

抗日战争时期第一次粤北战役

卜汉池

敌军侵占广州之后，于1939年十二月粤北大战前占据三水、顺德、新会、中山、东莞、增城各县和虎门、深圳、石龙等地区。其外围在三水、军田、神岗、福和墟增城之线。我军固守清远、源潭、佛冈县、从化牛背脊、地派之线与敌对峙。

在广州失陷之前，军委会已把广东划为第四战区，委何应钦兼司令长官，余汉谋为副司令长官兼十二集团军总司令。当时司令长官部尚未成立，只是一个名称。自广州失去之后，改委张发奎为战区司令长官，余汉谋依然照旧，司令长官部设立在曲江。

但在粤北战役前，钦州湾敌军登陆向广西进犯，张发奎随带战区长官部一部分人员已往广西柳州设立指挥机构，指挥其他部队包括由广东调去六十六军（两个师）应战，不在广东了，粤北战事是由余汉谋负责。

广州失陷后，即调六十四军（所属一五五师一五六师）六十六军和一八七师返回广东，以及新编一个暂二军加强防御力量，已有十二个师（六十六军除外）又两个独立旅之众。其兵团部署大概如下：（这是战区司令长官部的兵团部署）

一、以三十五集团军总司令邓龙光所属六十四军（军长陈公侠所属一五五师一五六师）和暂编第二军（军长邹洪所

屬暫七師暫八師）在西江三水以上至四會縣之綫占領陣地，防止敵軍向西侵犯。

二、以獨九旅在惠州地區與在石龍、樟木頭之敵對峙。以獨二十旅在潮州方面與占領潮汕方面之敵對峙。

三、以十二集團軍主力占領清遠、琶江、佛岡、水頭、從化、牛背脊、呂田、龍門、地派陣地，即是以六十三軍占領清遠城至琶江口之綫；六十二軍占領源潭至佛岡之綫；一八六師占領牛背脊附近及以西山地之綫；一五一師占領呂田、鐵扇、關門一帶山地至地派之綫之陣地；構築持久工事，阻止敵人北進。

四、總預備隊六十五軍（軍長繆培南所屬一五八師一八七師）位置在翁源新江墟附近和曲江馬埧墟附近。軍部在烏石墟附近（在曲江之南約距八十華里）。

當時第四戰區司令長官部設在曲江，三十五集團軍總部設在德慶，十二集團軍總部設在翁源三華，六十五軍為總預備隊位置應在何處，成了問題。在張發奎方面以總預備隊屬於戰區作為戰略預備使用，應該位置在曲江附近。而余漢謀方面，以主陣地在粵北一帶，應該控制總預備隊接近第一綫陣地，即是位置在翁源新江墟附近和青塘墟（在官渡之南約十餘華里）附近一帶地區為宜。張、余爭持不下，結果請示蔣介石解決，一五八師位置翁源新江墟附近，一八七師位置馬埧（在曲江之南約七十華里）附近。由此可見國民黨軍隊里互相爭奪兵權的表現。

一九三九年十二月中旬，日寇向粵北發動第一次大規模的進攻以攻占韶關為目標，其總兵力計原在廣州和其外圍的兩個師團，另由日本新調來一個近衛師團，合共三個師團約六萬餘人。以一部由增城向龍門、新豐、翁源進犯。另以一

部由軍田向銀鑿均、源潭進犯。其主力（由敵近衛師團為主
力）由神岡、太平場沿翁从公路向良口、牛背脊，呂田方面
進犯。企圖打破我軍主力，進占我華南抗戰的曲江交通重
鎮。

但在一九三九年十二月中旬初（忘記日子）敵軍先在三
水方面有所佯動，似有進犯西江肇慶的模樣，戰區應三十五
集團軍的請求增援，就过早使用總預備隊，使一五八師由新
江墟經清遠向四會西江方面馳援去了。該師到達四會縣時，
西江尚無敵情，而軍田方面之敵已向銀鑿均地區進犯，我一
五二師一五七師歸前敵總指揮繆培南指揮先後輪流進出銀鑿
均方面與敵對戰多日（總指揮部設在官路唇（在三八墟南官
庄之北））。此時一五八師又奉命返回粵北，到清遠城時，又
接守清遠城附近陣地的任務，因該師連日行軍過度疲勞，奉
命暫守清遠城附近陣地借作休息。

六十三軍部（軍長張瑞貴）在十二月上旬已奉命由北江
西岸鷄春埧移駐翁从公路蒲昌附近一個村庄（忘記地名）指
揮一八六師一五一師了。

一五三師在十二月中旬初由清遠附近調到水頭墟，上四
九墟（均屬佛岡縣）附近為十二集團軍的預備隊。

一五四師俟一五八師由四會返回清遠時，即將清遠城附
近陣地防守任務交一五八師接守，隨即渡過北江東岸接守琶
江口及琶江以北迤東之綫之陣地。

十二月中旬開始，我一五二師一五七師先後在銀鑿均方
面與敵作戰多日，至二十日這兩個師奉命調回上四九墟和佛
岡兩地休整。此時上級又命令六十五軍長繆培南率領該軍和
一五四師九二零團向銀鑿均之敵攻擊前進。其部署大概是這
樣：

1.以一八七师由琶江口沿铁路向銀盞坳方面之敌攻击前进。

2.以一五八师由清远渡过北江东岸向敌之侧翼攻击銀盞坳車站，截断敌之后路。

3.以九二〇团由清远城附近渡过北江东岸协助一五八师攻击迎咀車站之敌。

其作战经过如下：

1.一八七师（师长孔可权）在銀盞坳之北伯公坳一带山地与敌作战，颇为剧烈，但依然未能将敌击退。

2.一五八师（师长林廷华）由清远渡过北江东岸即向銀盞坳之敌攻击，打了一次胜仗。曾经一度攻占銀盞坳車站和以南三兜松地方。但因一八七师未能击退正面之敌，致使一五八师陷于孤军作战危险之境，坚持两三天不得已退回北江西岸。

3.九二〇团（团长何宝松）由清远城渡过北江东岸即向迎咀車站之敌攻击前进，仅有一部到达迎咀稍与敌接触，被逼退回北江西岸去了。

在銀盞坳，伯公坳方面未能击退敌人之时，而我军主力向我牛背脊至地派主障地方面接近进攻的时刻了。六十五军部和一八七师不得已逐渐退回琶江北岸固守障地。一五八师和九二〇团也退过北江西岸以后再渡过东岸归制，该方面之敌暂不向我琶江障地进迫了。粤汉铁路的源潭，銀盞坳方面本不是敌之主攻，日寇为了吸引国民党军的兵力于铁路方面来，以利主力方面的进攻，于是首先在铁路方面发动攻势，正如上述的战斗经过。而战区总预备队又犯过早使用于铁路方面，以致敌军得以沿翁从公路如入无人之境。

由增城向龙门、新丰、翁源等县进犯之敌，通过龙门之

北已无公路可通，也无我军正规军队与敌作战，只是地方团队稍为抵抗而已。

一五四师（师长梁世驥）原属六十三军战斗序列，最后由清远渡过北江东岸接守琶江北岸以及迤东之綫之陣地，此时已是分割使用了。师部驻鸡頸坑，四六二旅（旅长蔣武）驻上、下岳一带。四六零旅（旅长卜汉池）驻琶江口附近。十二月十九日下午八时师部接到十二集团总部电令說敌军主力集結在太平场、神崗、从化街口、温泉一带有沿翁从公路向我良口、牛背脊、呂田陣地大举进攻的模样，要該师星夜开往梅坑占領第二綫陣地准备作战。所有琶江附近陣地就近交由一八七师接守，于二十日交接完毕。

十二月二十二日下午三时一五四师开始行动，除四六二旅在上、下岳等候全师集中行动外，四六〇旅經琶江北岸东进，于是夜六时到达上、下岳附近。师部和直属連队（包括炮兵連）則由鸡頸坑經罗家营山坳东进，至二十三日下午二时才通过这个山坳崎岖之路（該路破坏彻底）。

二十三日九时四六〇旅接到四六二旅轉来前敌总指揮电话命令“一五四师师长梁世驥迅速率領全师星夜开往梅坑占領第二綫陣地，万勿再延”。四六〇旅接到这个命令，轉派传令兵送往罗家营出口处附近交給师部。而师部接到命令就馬不停蹄赶上前来，于下午六时左右才到上、下岳附近接近本师作战部队。但师部官兵由廿二至廿三日下午六时未經睡眠，已是疲劳到极了。

二十四日固守良口、牛背脊陣地的一八六师受到优势之敌攻击，不經剧烈战斗，就失掉了陣地，除該师张泽深旅逐次抵抗退至沙田墟于廿六日下午由六十二军軍长黄涛电话归他指揮外，师部（师长赵一肩）和曾潜英旅向大后方坝子墟